

# 《詩經》重言詞考釋五則

林文華\*

## 摘要

所謂「重言詞」，乃是由兩個相同的字重疊所構成的詞語。《詩經》文辭頗多重言詞，古人已有所留意，如《文心雕龍·物色篇》云：「灼灼狀桃花之鮮，依依盡楊柳之貌，杲杲為出日之容，瀟瀟擬雨雪之狀，喈喈逐黃鳥之聲，嚶嚶學草蟲之韻。」清人王筠《毛詩重言》亦云：「《詩》以長言咏嘆為體，故重言視他經為多，而重言之不取義者尤多。或同言而其意義迥別，或異字而義則比附。」今人向熹《詩經語文論集》統計《詩經》重言詞計有 353 個，大多作為形容詞之用。楊合鳴〈詩經疊根詞略論〉則將重言詞分作疊音詞和疊根詞，其中疊根詞乃是由兩個相同的詞根重疊而成，而疊根詞皆為形容詞。

因此，《詩經》之重言詞多為形容詞，學者已有共識。然而，歷來解釋《詩經》之重言詞，其意義多有歧異，有望文生訓者，亦有隨文注解而前後矛盾者，更有同一詞語而各家爭訟不決者。茲以《詩經》之「浮浮」、「丸丸」、「陶陶」、「閑閑」、「天天」等五個重言詞為例，作一深入之探究，以釐清其真正涵義。

**關鍵詞：**詩經、重言詞、浮浮、丸丸、天天

---

\* 美和科技大學護理系專任副教授兼通識中心人文組召集人。

## 一、前言

所謂「重言詞」，乃是由兩個相同的字重疊所構成的詞語。《詩經》文辭頗多重言詞，古人已有所留意，如《文心雕龍·物色篇》云：「灼灼狀桃花之鮮，依依盡楊柳之貌，杲杲為出日之容，漉漉擬雨雪之狀，喈喈逐黃鳥之聲，嚶嚶學草蟲之韻。」清人王筠《毛詩重言》亦云：「《詩》以長言咏嘆為體，故重言視他經為多，而重言之不取義者尤多。或同言而其意義迥別，或異字而義則比附。」今人向熹《詩經語文論集》統計《詩經》重言詞計有 353 個，大多作為形容詞之用。楊合鳴〈詩經疊根詞略論〉則將重言詞分作疊音詞和疊根詞，其中疊根詞乃是由兩個相同的詞根重疊而成，而疊根詞皆為形容詞。

因此，《詩經》之重言詞多為形容詞，學者已有共識。然而，歷來解釋《詩經》之重言詞，其意義多有歧異，有望文生訓者，亦有隨文注解而前後矛盾者，更有同一詞語而各家爭訟不決者。茲以《詩經》之「浮浮」、「丸丸」、「陶陶」、「閑閑」、「夭夭」等五個重言詞為例，作一深入之探究，以釐清其真正涵義。

## 二、考釋

### (一)、浮浮

《詩經》多有「浮浮」之重言詞，如下：

〈小雅·角弓〉：「雨雪浮浮，見晛日流。」

〈大雅·生民〉：「釋之叟叟，烝之浮浮。」

〈大雅·江漢〉：「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。」

按：〈角弓〉「浮浮」之釋，毛《傳》：「浮浮，猶漉漉也。」蓋上文有「雨雪漉漉」之詞，毛《傳》無說，鄭《箋》：「雨雪之盛漉漉然」，孔穎達《正義》：「漉漉，雪之盛貌。」因此，浮浮、漉漉皆是形容下雪盛大的樣子。其次，〈生民〉「浮浮」之釋，毛《傳》：「浮浮，氣也。」《正義》：「其氣浮浮然，言升盛也。」故毛所謂「氣也」，應指升盛之氣，浮浮乃形容炊爨之烝氣眾盛的樣子。又〈江漢〉「浮浮」之釋，毛《傳》：「浮浮，眾強貌。」〈江漢〉下文亦有「江漢湯湯」

之句，毛《傳》：「湯湯，水盛貌」，《正義》：「王初於江漢之水湯湯然流盛之處」，可見此「湯湯」乃形容江漢之水盛大之貌，「江漢浮浮」近於「江漢湯湯」，則「浮浮」亦是形容水勢盛大之貌。「浮」字又寫作「焯」，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作「烝之焯焯」，段玉裁注：「焯，調火氣上行之貌。」蓋火氣上行實為火氣盛大之貌，《正字通·水部》：「浮，盛貌。字也作焯。」

然而，王引之認為〈江漢〉「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」文字有誤，當作「江漢滔滔，武夫浮浮」，「滔滔」、「浮浮」四字上下互訛，而毛《傳》：「浮浮，眾強貌。滔滔，廣大貌。」江漢大川當言廣大，不當言眾強；武夫尚武，當言眾強，不當言廣大<sup>1</sup>。其實，「浮浮」、「滔滔」皆有盛大之意，毛《傳》釋義不夠精準，故引致王氏誤解，蓋「浮浮」應釋作眾盛貌，「滔滔」釋作盛大貌較妥，「江漢浮浮」乃言江漢之水勢眾多盛大的樣子，「武夫滔滔」乃言武夫(將士)眾多盛大的樣子，「浮浮」、「滔滔」實可互通，並未如王引之所言文句有所顛倒訛誤也。綜合以上說法，可證《詩經》之「浮浮」乃是形容眾多、盛大之貌也。

## (二)、丸丸

《詩經》有「丸丸」之重言詞，如〈商頌·殷武〉：「陟彼景山，松柏丸丸。」毛《傳》：「丸丸，易直也。」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：「丸丸，平滑條直之貌。」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：「即平滑挺直之貌。」

按：舊說不確，「丸丸」本應作「汎汎」，乃眾多、盛大之貌，通「渙渙」、「洄洄」、「灌灌」。蓋〈鄭風·溱洧〉：「溱與洧，方渙渙兮。」毛《傳》：「渙渙，春水盛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渙，呼亂反，《韓詩》作洄洄，音丸。《說文》作汎汎。」馬瑞辰考釋云：

《太平御覽》引《韓詩》傳曰：「洄洄，盛貌。」《玉篇》以汎為洄之重文，《說文》蓋作汎汎，從《韓詩》也。段玉裁謂《釋文》「汎」為「汎」字之誤，是也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引《詩》作灌灌。蓋渙、洄、汎、灌，古

<sup>1</sup> 參見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(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)卷七，頁169。

音並相近，故通用。洄、汎為正字，渙、灌皆假借字也。<sup>2</sup>

馬瑞辰之說是也，〈溱洄〉「渙渙」，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作「汎汎」，段玉裁指出「汎汎」乃「汎汎」之誤，甚確。「汎汎」通「渙渙」、「洄洄」，乃盛大之貌。《釋文》又說「渙渙」，《韓詩》作「洄洄」，音「丸」，則「洄洄」亦可通「丸丸」。因此，〈殷武〉「松柏丸丸」可通「松柏洄洄」，乃言松柏生長眾多、盛大之貌。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云：「《白帖》引《詩》作桓桓」，此「桓桓」應即是「洄洄」也。

### (三)、陶陶

《詩經》有「陶陶」之重言詞，其例如下：

〈王風·君子陽陽〉：「君子陶陶，左執翿，右招我由敖，其樂只且。」

〈鄭風·清人〉：「清人在軸，駟介陶陶。」

〈君子陽陽〉之「陶陶」，毛《傳》：「陶陶，和樂貌。」鄭《箋》：「陶陶猶陽陽也。」按上文有「君子陽陽」之句，毛《傳》：「陽陽，無所用其心也。」馬瑞辰考釋云：

陽與養古同聲，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養，樂也。」陽陽亦樂意，故孫陽字伯樂，其字通作揚揚，《荀子·儒效篇》：「則揚揚如也」，注：「揚揚，得意之貌。」下《傳》曰：「陶陶，和樂貌。」而此《傳》曰：「無所用其心。」無所用其心即是樂意，故《箋》申之曰：「陶陶猶陽陽也」。<sup>3</sup>

馬氏又釋「君子陶陶」云：

陶、繇古同音通用，《書·皋陶謨》釋文：「陶本又作繇是也。」陶可作繇，即可通作徭，《說文》：「徭，喜也。」陶陶即徭徭之假借。〈檀弓〉：「人喜則斯陶」，陶亦徭也。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鬱、繇，喜也。」繇亦徭之借字。《廣雅》既曰：「養，樂也。」《方言》、《廣雅》又曰：「陶，養也。」是陶即樂也。<sup>4</sup>

<sup>2</sup> 參見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(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99年5月)，頁89。

<sup>3</sup> 同上注，頁71。

按：馬氏所考似乎言之成理，然而用以解釋〈清人〉「駟介陶陶」則不通矣。蓋「駟介陶陶」，毛《傳》：「陶陶，驅馳之貌。」顯然此處毛不以「和樂貌」解釋「陶陶」。按上文另有「駟介旁旁」、「駟介麇麇」之句，此「旁旁」、「麇麇」與「陶陶」之意近似，皆是形容馬匹壯盛之詞，如同〈載驅〉「四驪濟濟」，〈四牡〉「四牡駉駉」，〈韓奕〉「四牡奕奕」，〈采芾〉「四牡翼翼」，以及〈烝民〉「四牡業業」、「四牡彭彭」、「四牡騤騤」等。余培林云：

《詩》凡言「四牡」、「四騏」、「四驪」、「四介」，其下為二疊字者，此二疊字《傳》或訓盛貌，或訓武貌，或訓壯貌，或訓行不止貌。實則除〈杕杜〉「四牡瘡瘡」之瘡瘡及〈四牡〉「四牡駉駉」之駉駉外，其他皆可訓為盛貌，或盛壯貌。屈萬里先生於〈采芾〉中之業業、騤騤、翼翼，皆訓為盛貌，蓋已見其端矣，實則此解可用之全書也。如〈載驅〉之「四驪濟濟」，〈四牡〉、〈車牽〉之「四牡駉駉」，〈采芾〉、〈烝民〉之「四牡業業」，〈采芾〉、〈六月〉、〈桑柔〉、〈烝民〉之「四牡騤騤」，〈采芾〉之「四牡翼翼」，〈采芾〉之「四騏翼翼」，〈車攻〉、〈韓奕〉之「四牡奕奕」，〈北山〉之「四牡彭彭」，〈崧高〉之「四牡蹻蹻」（〈碩人〉之「四牡有驕」，有驕即蹻蹻），皆是也。<sup>5</sup>

因此，《詩經》中凡言「四牡」、「四騏」、「四驪」、「四(駟)介」，其下為二疊字者，除〈杕杜〉「四牡瘡瘡」之瘡瘡外(瘡瘡訓為疲病)，此二疊字皆訓盛壯之貌。準此，〈清人〉「駟介陶陶」之「陶陶」亦當訓為盛壯之貌，而非和樂也。至於〈君子陽陽〉之「陽陽」，亦非和樂也。考〈周頌·載見〉有「龍旂陽陽」之句，顯然不能用龍旂和樂來解釋，若釋為龍旂壯盛之貌反而較為妥當。又〈小雅·出車〉：「設此旂矣，建彼旂矣，彼旂旂斯，胡不旆旆。」劉毓慶注：「旆旆，〈生民〉箋云：旆旆，生長茂盛之貌，此處當是形容旗盛之貌。」<sup>6</sup>故所謂「旂旂旆旆」應當近於「龍旂陽陽」，皆是形容軍旗壯盛的樣子。因此，「君子陽陽」、「君

<sup>4</sup> 同注 2，頁 72。

<sup>5</sup> 參見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(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9 年 3 月)，頁 226-227。

<sup>6</sup> 參見劉毓慶《詩經圖注(雅頌)》(高雄：麗文文化，2000 年 8 月)，頁 41。

子陶陶」皆是形容君子容貌姿態盛大的樣子。《詩經》時代之「君子」，乃居上位的統治者，古代形容統治者之威儀經常有盛大之贊詞，如〈大雅·常武〉：「赫赫業業，有嚴天子」，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：「赫赫業業，形容王威儀之盛大也。」又如〈節南山〉「赫赫師尹」、〈出車〉「赫赫南仲」，此「赫赫」亦是形容威儀盛大之貌也。

「陶陶」又通「滔滔」，蓋從「匋」和從「滔」之字音近可通，于省吾釋〈小雅·菀柳〉「上帝甚蹈」云：「按《一切經音義》引作『上帝甚陶』。《荀子·榮辱》：『陶誕突盜』，王念孫讀陶為滔，是從匋從滔聲同字通。」<sup>7</sup>又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「人喜則斯陶，陶斯詠。」《郭店楚簡·性自命出》寫作「喜斯滔，滔斯奮。」可證「陶」亦通「滔」。因此，「陶陶」可通滔滔、滔滔，滔滔有盛大之意，如〈江漢〉「武夫滔滔」、〈載驅〉「汶水滔滔」，滔滔均形容盛大之貌也。綜合以上所釋，「陶陶」乃是形容盛大、壯盛的樣子，「君子陶陶」乃是稱頌君子儀容盛大的樣子，「駟介陶陶」則是形容馬匹壯盛的樣子。

#### (四)、閑閑

《詩經》有「閑閑」之重言詞，其例如下：

〈魏風·十畝之間〉：「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。」

〈大雅·皇矣〉：「臨衝閑閑，崇墉言言。」

關於〈十畝之間〉「閑閑」之意，毛《傳》：「閑閑然，男女無別往來之貌。」鄭《箋》：「古者一夫百畝，今十畝之間，往來者閑閑然，削小之甚。」《正義》：「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間，地狹隘無所相避，故言男女無別。閑閑然，為往來之貌。」毛、鄭之意顯有不同，《正義》強合為一，其釋均非確解也。蓋下文有「十畝之間，桑者泄泄兮」之句，毛《傳》：「泄泄，多人之貌。」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泄泄猶閑閑也。」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：「《詩》言泄泄，每有眾多之意。」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：「泄泄，眾多貌。」因此，「閑閑」之意同於「泄泄」，皆是

<sup>7</sup> 參見于省吾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4月），頁32。

形容眾多的樣子。

單言「閑」，乃有眾多、盛大之意，如〈秦風·駟驥〉「四馬既閑」，意近于「四驪濟濟」、「四牡業業」、「四牡彭彭」、「四牡騤騤」、「駟介陶陶」等，「閑」乃形容壯盛之貌。又〈小雅·六月〉：「四牡既佶，既佶且閑」，舊注多釋「閑」為熟習，不確。蓋文云「既……又……」，二者應為性質相近之意，「佶」之意鄭《箋》：「健壯之貌。」則「閑」若訓為壯盛之貌，文意可與「佶」相近，較合文法。又〈商頌·殷武〉：「旅楹有閑」，《正義》：「閑，大也。」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：「閑，大貌。有閑，閑然也。」實則「有閑」即「閑閑」也，《詩經》中有時單音詞的前面或後面加上「有」、「其」、「斯」、「思」等附加成分構成複音詞，其意義跟同音的重言詞是一樣的<sup>8</sup>。故「旅楹有閑」即「旅楹閑閑」，乃形容旅楹盛大的樣子。

其次，〈皇矣〉「臨衝閑閑」之意，同於下文「臨衝芼芼」，王引之云：「閑閑、芼芼，亦皆謂車之強盛。芼芼或作勃勃，《廣雅》曰：『閑閑、勃勃，盛也。』其說閑閑與毛《傳》異義，蓋本於三家也。」<sup>9</sup>因此，〈皇矣〉之「閑閑」，亦是形容盛大、壯盛的樣子。

### (五)、夭夭

《詩經》有「夭夭」之重言詞，其例如下：

〈周南·桃夭〉：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」

〈邶風·凱風〉：「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。」

〈桃夭〉「夭夭」之意，毛《傳》：「夭夭，其少壯也。」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作「杕杕」，並釋云「木少盛貌。」朱熹《詩集傳》：「夭夭，少好之貌。」馬瑞辰《通釋》：「夭夭者，杕杕之假借，猶《說文》引《詩》『桃之杕杕』，云：『夭，木少盛貌。』」因此，此「夭夭」或訓少壯，或訓少好、少盛之貌也。

其次，〈凱風〉「夭夭」之意，毛《傳》：「夭夭，盛貌。」鄭《箋》：「夭夭以

<sup>8</sup> 參見向熹《詩經語文論集》(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，2002年7月)，頁46。

<sup>9</sup> 參見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(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)卷六，頁161。

喻七子少長。」近人聞一多則別出新解，認為〈桃夭〉之「夭夭」應訓屈曲。（參見聞一多《詩經通議》）

以上各說，以〈凱風〉毛《傳》：「夭夭，盛貌。」之說為確。不過，〈桃夭〉毛《傳》又云：「夭夭，其少壯也。」顯然毛氏在解釋上並未統一。

考「夭夭」乃「沃沃」之省也，「沃沃」乃形容茂盛、眾多的樣子。如〈檜風·隰有萋楚〉：「夭之沃沃」，毛《傳》：「沃沃，壯佼也。」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：「夭，蓋幼枝之稱，指萋楚也。沃沃，疑當與夭夭義通。」屈氏所疑甚確，「沃沃」當與「夭夭」義通，皆形容茂盛之貌。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亦云：「朱子《集傳》、呂氏《詩記》、嚴氏《詩緝》皆以『夭之沃沃』為形容萋楚生意之盛，是也。」又鮑照〈園葵賦〉：「萋萋翼翼，沃沃油油」，皆形容植物生長茂盛的樣子。另外，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作『桃之夭夭』，疑此「夭夭」應本作「沃沃」。

因此，〈桃夭〉「桃之夭夭」實為「桃之沃沃」，意乃形容桃花生長茂盛的樣子；〈凱風〉「棘心夭夭」實為「棘心沃沃」，意乃形容棘心生長茂盛的樣子。

### 三、結論

經由以上之考釋，大致可歸納如下：

（一）「浮浮」乃是形容眾多、盛大之貌也，〈角弓〉「雨雪浮浮」乃形容下雪盛大的樣子，〈生民〉「烝之浮浮」乃形容炊爨之烝氣眾盛的樣子，〈江漢〉「江漢浮浮」乃形容江漢之水勢眾多盛大的樣子。

（二）「丸丸」本應作「汎汎」，乃眾多、盛大之貌，通「渙渙」、「洄洄」、「灌灌」也。〈殷武〉「松柏丸丸」可通「松柏洄洄」，乃言松柏生長眾多、盛大之貌。

（三）「陶陶」可通滔滔、惛惛，乃是形容盛大、壯盛的樣子，〈君子陽陽〉「君子陶陶」乃是稱頌君子儀容盛大的樣子，〈清人〉「駟介陶陶」則是形容馬匹壯盛的樣子。

（四）「閑閑」乃是形容眾多的樣子，單言「閑」亦有眾多、盛大之意，〈十畝之間〉「桑者閑閑兮」，同於下文「桑者泄泄兮」，皆是形容採桑之人眾多的樣子。

子；〈皇矣〉「臨衝閑閑」，同於下文「臨衝萋萋」，閑閑、萋萋皆謂車之強盛。

(五)「夭夭」乃「沃沃」之省也，「沃沃」乃形容茂盛、眾多的樣子，〈桃夭〉「桃之夭夭」實為「桃之沃沃」，意乃形容桃花生長茂盛的樣子；〈凱風〉「棘心夭夭」實為「棘心沃沃」，意乃形容棘心生長茂盛的樣子。

其次，經由以上考證可以發現，《詩經》所使用的重言詞，絕大多數都是形容詞，其意義大體一貫通用，同一詞語在不同篇章之詞意應該一致，不能有隨文任意解釋的情形。另外，重言詞中形容眾多、盛大、壯盛之詞較他義為多，本文所考五個詞語皆屬之。

## 參考資料：

### 一、書籍

- (唐)孔穎達等 《十三經注疏本》 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3年9月。
- (宋)朱熹撰 《詩集傳》 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。
- (清)戴震 《戴震全書》七冊 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5年。
- (清)段玉裁 《說文解字注》 台北：天工書局，1987年9月。
- (清)王引之 《經義述聞》 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。  
《經傳釋詞》 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。
- (清)陳奐 《詩毛氏傳疏》 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79年4月。
- (清)馬瑞辰 《毛詩傳箋通釋》 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99年5月。
- (清)王先謙 《詩三家義集疏》 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88年10月。
- (清)皮錫瑞 《經學通論》 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5年。
- (清)孫詒讓 《墨子閒詁》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年4月。
- 于省吾 《甲骨文字釋林》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6月。  
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4月。
- 王國維 《觀堂集林》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12月。
- 余培林 《詩經正詁》 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9年3月。
- 林義光 《詩經通解》 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69年12月。
- 林慶勳、竺家寧 《古音學入門》 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90年10月。
- 屈萬里 《詩經詮釋》 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8年1月。
- 季旭昇 《詩經古義新證》 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5年3月。
- 唐蘭 《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》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12月。
- 徐中舒 《甲骨文字典》 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9年5月。
- 馬承源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(三) 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。  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(一)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。

- 高亨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 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7月。  
《詩經今注》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2月。
- 晏炎吾等 《清人詩說四種》 武昌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6年7月。
- 楊樹達 《積微居金文說》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12月。
- 楊合鳴 《詩經疑難詞語辨析》 武漢：崇文書局，2002年5月。
- 裘錫圭 《古文字論集》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年8月。  
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 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1月。
- 謝維揚、朱淵清 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》 上海：上海大學出版社，  
2004年12月。

## 二、 期刊論文

- 林文華 〈《金文編》補正三例〉 《美和技術學院學報》22卷1期，  
2003年4月
- 楊合鳴 〈《說文》引《詩》略考〉 《第五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  
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2年7月
- 劉釗 《古文字構形研究》 吉林大學博士論文，1991年。